

雷光夏 台北愛樂電台節目主持人

特刊

「早安，歡迎收聽粉紅色森林，我是雷光夏。」在台北愛樂電台，每天早上，我都會這麼向大家問安。

音樂一向是我的最愛，從高中開始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玩吉他，一起天馬行空的創作，到了淡江，這群同學因地緣之便（在淡江和淡專），又認識了不同的人，人生重新展開，高中時一些懵懵懂懂的想法就此實現。我們的音樂緣得以繼續，淡江自由的學風，讓我們的音樂有了發揮的空間。

猶記得大二時，我和物理系林正如、淡專黃忠岳在活動中心辦了一場創作發表會，取名「河岸留言」，自己做海報，又找吉他社朋友幫忙，忙得不亦樂乎。那時是春天還下著毛毛雨，沒想到來聽歌的同學，在活動中心外排了好長的隊，這件事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。這次的發表就像一把鑰匙，讓我們知道，大家一起合作就會成功。林正如後來唸了洛杉磯的吉他學院，現在是位專業的音樂人。

之前，民歌在淡江早已開始，我們那時候算是音樂的新生時期，因為中間約中斷了十幾年，前前後後有好多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，像交工樂團的林生祥欽鍾成虎，他們曾在活動中心及牧羊草坪表演，公開發表自己創作的曲子，對我們來說，與朋友一起彈吉他演唱創作曲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。

在我創作的歌曲中有很多淡江的影子，第一張專輯中的「情結」，就是形容唸書時的情形。第二張專輯中的「老夏天」，是侯孝賢導演的「南國·再見南國」的電影插曲之一，「操場盡頭 是一片令人眩惑的金黃海洋 只要用力揮動雙臂 也許 就能在市街的上空漂浮起來」，獲得金曲獎的肯定當然高興，因為我對自己的創作，喜歡以自由的風格去處理，也喜歡嘗試不同的方式表現。

唸大傳系的日子，多采多姿太好玩了，只要學業兼顧得宜可以盡情的玩，很多同學畢業後當記者、作廣告，不離本行，我對學弟妹的建議是，不論作什麼，都需要廣泛的閱讀與思考，不要以為唸大傳很出鋒頭，還是要花很多時間自我進修，像我喜歡旅行、自然、人文，又參加野鳥社，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，現在主持節目，多多少少有這

樣的風格吧。

從高中制式教育來到大學，思考方式、觀念都像一匹脫韁的野馬，我認為這時候是觀念的「黃金儲備期」，要像一塊海綿一直吸收，像我自己還跑外系去修人類學、建築史、藝術史，甚至系上的傳播史也是一種人文的觀察，我和班上喜歡電影的同學還組織了視覺傳播讀書會，每週聚會討論一部電影，彼此都覺得很有收穫。

有藝術家預言，每個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鐘，一點不難，但所創作的東西是否有內容，與別人有何不同？我喜歡看小說，尤其中南美洲魔幻寫實的小說，有一些幻想的詞句，所以我常有不同的靈感。有一個淡江日文系學弟姚映帆很耍寶，他的創作取名「黑暗民歌」，像實驗性質、拼貼的噪音，很吵但是很酷，我請他上節目來發表，我們變成聊音樂的好朋友，我認為創作不需要流行，有特色最重要。

